

永远闪亮的光

□赵红梅

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几次和光月去山里家访了。和她一起家访，寻找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，为别人，也为自己。

我和光月认识快十年了，我们似母女，更似姐妹。似母女是因为阅历和智慧，似姐妹则是因为年龄和距离。

第一次和光月相见，是我读高二的时候。我被班长通知去参加一个活动，我一脸茫然，只听同学们说，有个上海姐姐来看望我们，还要请我们一起吃晚餐。那日，校园特别温馨，黄昏中充满期待。

交谈中，我望见一张充满善意与慈悲的脸，时尚，优雅。腼腆的我，没有主动打招呼，也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热情地问候或拥抱。我像一根柱子，沉默地矗立在那，以局外人的态度打量着眼前的这一切。突然，一声标准的普通话喊出我的名字。那是光月第一次喊我，悦耳而亲切。不曾想，这位长相秀美的都市女孩，竟然会与我有不解之缘。

刚开始，我对她一无所知。不敢开口询问，也没有打听。只知道，我家的一切，她了如指掌，甚至比我还更了解我家人的想

法。晚餐中，光月跟我聊了关乎我人生成长的话题，让我抉择。一时间，我不知所措。那次晚餐后，我每月都会收到她打来的好几百块钱的生活费，直到高中毕业。

组织我们见面的冯老师对我说了很多鼓励的话语，让我放下包袱，轻装上阵。因为，我从此多了一个姐姐，一个亲人。

让我吃惊的是，后来的每一次见面，光月都能准确地叫出我们每个学生的名字。几百个人的家庭信息，她从来没有张冠李戴过。那时，我就在想，如果我也那么好的记忆力，成绩会不会更好。

后来，我考上了大学。告诉光月后，她给我寄来一台平板电脑。这台电脑陪我读完大学，跟我去过很多地方，写下很多故事，也记录许多悲欢离合。

大三的一个假期，光月约我一起去广西走访。她带着一个在上海做完手术的小男孩。小男孩是被孤儿院收养的弃婴，已经被一个家庭领养，手术恢复后即将有自己的新家。小男孩虽然一条腿是假肢，但依然活蹦乱跳，风一样地奔跑。看着光月像妈妈一样给他喂饭，换尿不湿，我感慨万千。那次，我们走访了几家孤儿

院和福利院。

我佩服光月的善良与果敢，无私与睿智。也因所见所闻，更加珍惜眼前的一切。

那次走访，我们偶遇求助的家庭，一家五口，父亲脑癌。三个女儿，大姐脑瘫，三妹癫痫，唯一正常的二姐在念初中，所有负担全部落在母亲一人肩上。了解情况时，除了脑瘫的大姐在笑，其他人都在哭。疾病，压得这个家庭喘不过气来。光月的到来，让他们看到了希望，重新鼓起了生活的勇气。

这世界，有多少人，就有多少种故事。有的人一出生就被捧在手上，有的人一出生就在贫苦中挣扎。但，不管世事如何，总有一些人在努力地爱着，每次想起善良的光月，我的心中都会划过一束光。

后来我了解到，大学来支教后，光月对通江这片红色的土地，有了特殊的感情。资助大山里的孩子，一干就是十多年。其间，光月经常放弃休息时间，去山里陪伴那些贫困孩子，也带去经济支持。

世间如果真的有因果之说，我希望，那些善意，能庇佑光月一生顺遂。很幸运，遇见她，那束一直闪亮的光。

酸菜面鱼儿

□舒启东

我老家在川北山区农村，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一个无耳无沿的粗陶大缸，里面全是酸菜。快吃完时，马上再做一缸，如此连续往复。我们那儿的农户家里可能有几天缺肉、缺油或缺其他什么的，只有酸菜不缺。

这种酸菜与超市里常见的酸菜不完全相同，准确地说，是川北山区古法制作的土酸菜，其他地方没有，也不吃这个。土酸菜起于何时？我从来没听人说过，但记事起就已有。小时候我经常见母亲做。

大致是这样，在地里摘一大捆菜叶回来，各种蔬菜叶子都有，以白菜叶为最多，做成后软硬适中。包菜叶太硬，红苕叶太软，没有白菜时才将其用作原料，聊胜于无。

菜叶摘回来后，洗净切成一指宽的细丝。烧开一大锅水，放入菜叶细丝，煮至断生。滤起，不流水时，放进还有少许酸水（菜丝几乎没有或很少）的缸子里，码紧码实，盖上盖子。就这样待其自然焖制几天，冬季气温低要五六天，夏季气温高只需两三天，一缸新酸菜即成。

据我观察，制成酸菜有几个要紧处，作为原料的菜叶，除前面说的多用白菜外，还只能选菜叶子，不取厚硬的菜帮子，不然，焖不软熟。菜丝煮至断生捞起要滤干，如果带水放入缸要变味。放入新菜时，一定要留少许老酸水作为引子，作用类似“药引子”，实在没有，到街坊四邻去借。一时借不到，记得母亲说过，可以烧一瓢白开水，放一把面粉，搅成面汤，俗称“打面水”，浇到菜缸里。这个方法属救急，很少用，大概是依此法做，味道不够地道、正宗。酸菜缸的盖子要么以纱布绷面或用竹条编成，方便透气，不同于制作咸泡菜，盖子用玻璃或陶瓷做成，还须在坛沿上灌上水，以隔绝空气。

有一个讲究，就是见不得油、醋、生水等异物。这些有一星半点掉进酸菜缸里，整缸酸菜就烂了，生恶臭。或者表面长出一层灰白色的霉变物质，即所谓生“花”了，没法吃了。

酸菜做得多，吃法也多。把酸菜放一些在稀饭里，就成了酸菜稀饭。把酸菜捞起滤干，用油盐炒了，拌入米饭，那叫一个香啊！也有把酸菜与面皮合炒的，就是一个菜，名曰酸菜面皮。把酸菜用油盐炒香，加水，水开后放一把粉条，待粉条煮至熟软，用大汤碗盛起上桌，即所谓酸菜粉丝汤。

以这酸菜为佐料的饭菜名目繁多，我最喜欢的只有一种——酸菜面鱼儿。做法与酸菜粉丝基本相同，大火烧红大铁锅，放油盐，多用猪油，猪油为荤，酸菜为素，荤素搭配，营养味道俱全。油热至冒浓烟时，放入酸菜。放酸菜前，可依个人喜好，放姜蒜、干红辣椒煎香。酸菜炒香后，加水、烧开，水要宽。接着做面鱼儿，用带把的水瓢放面粉加水，搅匀成糊状。水开后，斜执水瓢把，面糊流到边缘，用一根筷子沿水瓢边缘一刮，将面糊一次次抖落入锅，细长的面糊几个翻滚浮沉，就如同一条条白色小鱼在锅中游动了。

老家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，冬春时节，河水清浅，可见细小的鱼苗一簇簇在其中欢快地游动。在开水中翻转沉浮的“面条”与它实在像极了。面鱼儿——是谁取了这样一个名字，实在是一个形象而生动的好名。

这个过程其实辛苦，左手握紧瓢把，一刻不能松。右手要刮面糊，不停起落，直到把一大水瓢的面糊一根一根刮完，方能停歇。下面鱼儿时，水必须一直是开的，不然面下去就会散，就成面汤了。尤其在夏天，一直热气腾腾的，肯定不好受。我现在还能记得开水的蒸汽打湿母亲头发的情景。

这个过程也美。拿一根细长的筷子沿水瓢边缘轻轻地，长长地，不快不慢地刮，像极了手执琴弓在琴弦上舒缓优雅地拉过。煮一锅面鱼儿相当于拉了一曲《吉卜赛之歌》。劳动和艺术是相通的。

水和面的比例掌握是个技术活，没有经验掌握不好。水多面少，不能成“鱼”而成面汤，水少面多也不能成“鱼”而成疙瘩。在家时，母亲做，我吃的是真面鱼儿，软熟有嚼劲。后来，离家，自己做，总不得其法，吃的是面疙瘩。酸菜也不是家里的土酸菜，而是超市里的酸菜了。

现在，只有放假回家，才能偶尔吃上一顿母亲做的正宗酸菜面鱼儿了。

槐花开时

□牟琳

每逢槐花飘香的时节，我的思绪特别恍惚，记忆的涟漪一圈圈荡开，一颗柔软的心浮想联翩。在槐花的清芬里，快乐的童年、美丽的故乡如电影般回放。父亲，正是这部老电影里的主角。父亲曾在大山深处的大邑县丹凤中心校执教二十多年，父爱情深、亲恩未报的情愫时刻伴随着我。

学校三面环山，一面临河，风光极其秀美。校园里古木参天，绿树成荫，还有各种各样枝繁叶茂的果树。青枣、枇杷、柚子、板栗、桃子、李子等，不同时节有不同的美味。最多的是洋槐树，操场四周、教室窗外、食堂的石凳旁，到处是它们绿意婆娑的身影。我喜欢一切白色的花朵，因为花色越素，香味越浓。在一众芳香扑鼻的白花中，槐花永远令我情有独钟。

每年春夏之交，当槐叶从榆钱大小长成一树葱茏时，槐花便一咕噜一咕噜地从那一片绿中冒了出来。没几天，一串串珍珠般的白花以倾泻之势垂于叶间，如一道道白色瀑布，流淌成一片芬芳的海洋。仿佛一道视觉与嗅觉的盛宴，有春泥的芳香，有初夏阳光的味道。

记忆里，父亲像个魔术师，总是出乎意料地带给我们各种好吃好玩的，让我们的童年充满欢欣和乐趣。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父亲为了我们的健康成长，自制鱼竿、弹弓，带着我们钓鱼、采蘑菇、

挖野菜。用一种野果自制黑豆腐，摘下串串槐花和着面粉蒸成馍。父亲在我们眼里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能。

学校门前的那条小河，是我们戏水的好去处。槐花开了又谢的时候，夏天唱着欢快的歌谣来了，小河成了我们的快乐大本营，父亲担当我和弟弟的游泳教练。我那时刚满六岁，他托着我，慢慢把我带到水域较深的地方，趁我不注意的时候突然放开手。我顿时慌乱起来，手忙脚乱地又扑又蹬，沉下去又浮起来，在呛了不知道多少次水后，我终于学会了游泳。

身为校长的父亲，每到汛期总是很紧张，每天都早到河边观察水位，组织老师接送学生。有一年洪水特别大，冲毁了铁索桥，父亲四方奔走筹措资金，组织人员日夜抢工，争分夺秒建起一座水泥桥，从此解决了汛期过河的后顾之忧。

二十多年后，我再次回到母校，那座桥桥面虽已斑驳，但桥墩仍坚固如初。走在桥上，望着青山依旧，静水流深，禁不住泪湿眼眶。父亲离世已二十多年，但他就像一座桥，永远矗立在我的心河，伟岸而帅气，严肃又亲切。

父亲的形象，放到现在也是绝对的美男子，五官端正，身形挺拔，气宇轩昂。父亲还是一个烹饪能手，每到节假日，总要秀一下厨艺。凉拌焗海椒和折耳根、碎肉芹

菜、麻婆豆腐，是我念念不忘的美味。槐花开时，父亲还会摘下它们，细细切了，和着土鸡蛋炒了给我当零食。至今，那缕淡淡的花香仍时常萦绕在舌尖。

父母都是热情善良之人，家里客人总是络绎不绝。特别是夏天的夜晚，炊烟散尽，蛙鸣犬吠，繁星点点，父亲和同事们的笑声总是伴着我和弟弟入眠。父亲常说，大家高兴了他就快乐了。那时，人们的生活都很清苦，父亲每个月的工资从来没有结余，他总是尽最大能力接济需要帮助的人，自己在和谐与融洽中享受快乐。

然而，天妒英才，刚过知天命之年，父亲就罹患直肠癌而逝。他的病应该和日常生活有关。工作繁忙，家庭需要照顾，身子不舒服却一忍再忍。开始便血了还在坚持上班，直到病倒在床确诊为癌症晚期。一切都太晚了，父亲被病魔折磨了整整两年，终于在槐花落尽的季节撒手人寰，留给我无尽的悲伤和怀念。

星移斗转，洁白的槐花年复一年挂满枝头，又飘落在风中。那种淡淡的清芬，没有桂花浓郁，不如玫瑰醇厚，却是如此深刻地让我挂念于心。就像一首老歌，词已模糊，音韵却可随心吟唱。风中散落的是花香，心底却烙下芬芳的痕迹。父亲的身影仿佛仍行走在青山绿水中，父亲的音容笑貌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，永远。